

# 老人繪圖比食藥卡好——張李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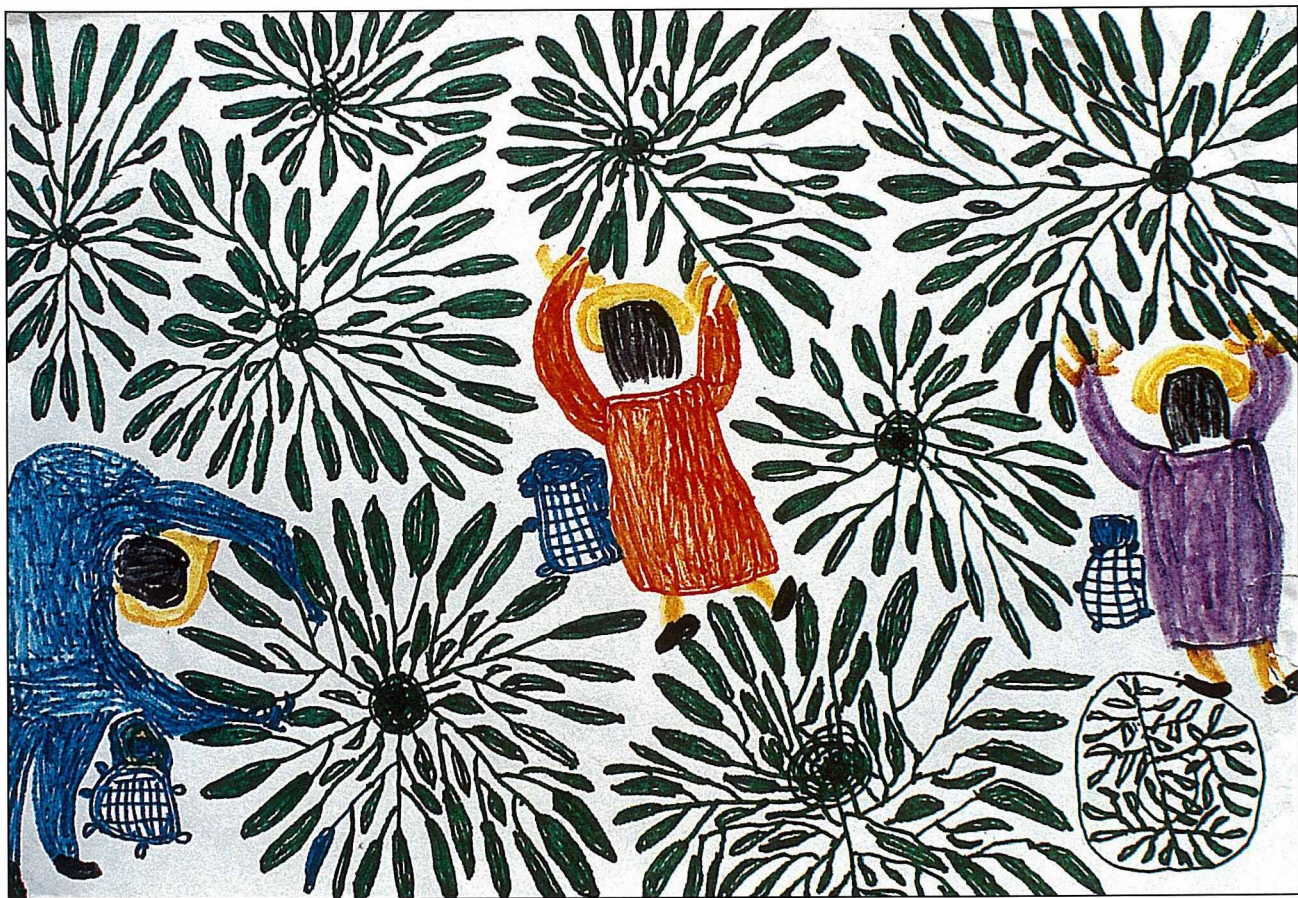
文·圖片提供／蘇振明(台北市立師院美勞系列教授)



## 《張李富台語開講》

【圖一】「樹上的一家」彩色筆+水彩，1989

- 我在畫圖親像講話同款。我畫完一幅畫，親像講了一個故事，我的心情就會卡快活。
- 阿婆沒讀書，不認得字；唱曲唸歌，是在戲棚下學的。
- 我的幼稚園曾孫畫圖得獎，我想要跟伊比賽；我就邊想邊畫，真奇怪，我這位老阿婆也會開畫展、拍電視。
- 阿婆一生歹命真苦慘，工做換得真多項。不管是挽茶也是做炭工，其中奧妙講沒完，畫圖來講卡完滿。
- 「金姑趕羊在南山，飢餓失頓受風寒，黑天暗地要安怎，找無棕蓑通好搨；嫂嫂心肝真正歹，黑天地暗叫阮來……。哇！食老記得壞，想不起了。
- 阮以前拜佛祖，現在改信主耶穌。上帝愛阮去做禮拜，教堂講經阮聽沒，佳在耶穌會來阮心內翻譯。



【圖二】「挽茶」彩色筆，1987茶樹採俯視，居高臨下，枝葉向四面八方展開。採茶人採四十五度低俯視，強調採茶者的勞動肢體。

【圖三】張李富與孫兒張進傳一家人繪畫同樂。

**張**老太太現年八十八歲，比民國大六歲，她是道地土生土長的台灣阿婆。

現在，她苦難的生活經驗，轉化為感人的歌謠吟唱與圖畫記

述。大家仔細來觀賞她的歌和畫，就可以瞭解，台灣阿婆的心，為何是「苦情花的哀怨」？

她五個多月大，就當童養媳，嫁到桃園龜山務農的張家。廿九歲那年，丈夫撒手西歸，留下一男三女，在生活的重壓下不得不將三位女兒過繼別人當養女，獨留一子與公婆同住以傳香火。她曾在工寮當流動性小工，在煤礦場撿煤屑，目睹獨生子喪命於礦場災變中。為了求三餐溫飽，年過花甲的阿婆，還得親自到石礦場中去推石車。後來由於人老體衰，不宜幹粗活，只好為人幫傭煮飯、洗衣和照顧小孩。直到六十九歲，長孫張進傳成家立業，才停止流浪打工的幫傭生活。

張老太太的長孫是兒童美術教師，她住進畫室裡協助照顧曾

【圖四】



【圖五】



【圖四】「放牛食草」水彩，1990全身沾滿泥巴的水牛，很悠哉的享受青草大餐。伸長的脖子、圓胖的身體，是一頭會吃也會做的大水牛。

【圖五】「礦工」水彩+彩色筆，1977五個身穿礦工服的大漢，為了三餐，有人彎腰，有人八地，不管地多暗，石多重，礦工就是要低聲忍氣。

孫女。耳聞目染，覺得拿筆畫圖並不比採礦挖石難，在孫兒的鼓勵下，終於開始塗抹起來。

七十二歲才開始拿筆的阿婆，用抖動的手，吃力的畫出她在山村田野中討生活的經驗。種田、採礦、挖石、牧羊、採花是她早期艱苦歲月的記錄。老太太紅著眼眶，用沙啞的歌仔戲調，邊指畫邊吟唱，唱的是她隨口自編的「生活傳記歌」。張老太太說：「這種少年時代的故事圖，阮的頭殼內是裝真多；歡喜的也有，苦慘的也有；若是想到時，阮就來畫一張、唸一段，心情就會卡爽快！」

張老太太為了討生活，只要是能賺錢養家的正當工作，再苦也要忍受。她指著「挽茶」這幅彩畫邊比劃動作邊吟唱起來。「



身背茶龍六角超，手牽茶枝挽茶葉；人人挽多阮換少，平平兩手隊沒著。挽茶頭路毋通學，風吹日晒變老婆；心肝愈想愈煩惱，可憐身邊無親哥。」

「採茶」「礦工」這類型的作品，可以說是作者勞動生活的圖象記錄；其中出現的人物大都具有工作扮相，肢體跨張是為了強調生產者的動感，視點時有俯視，時有平視的多角度變化，是十足樸素藝術家的畫風，反映了他們未受學院繪畫教養的純真心態；同時這也是兒童畫、原始藝術和樸素畫共通的風格形式之一。

「讓將軍騎馬過路」、「金姑趕羊」、「梁三伯和祝英台」，這類作品是畫者以民間戲曲為題材的圖象創作。內容雖是歷史



【圖六】「全雞團圓」水彩+彩色筆，1989年雞翼下庇護著小雞，公雞遠離去覓食，不管花多好多圓，還不如全家能團聚。此畫顯露了畫者對家庭幸福的祈願。

【圖七】「讓將軍騎馬過路」水彩+彩色筆，1978題材雖取自民俗戲曲，然其歌謠內涵經改編之後，却反映了畫者深刻的寡婦情結。



### 《張李富簡歷》

- 民國前六年生於桃園龜山。
- 五個月時，送給張家當童養媳。
- 從未受教育，不識字。
- 十三歲起參與農耕，挑山產，當小販。
- 二十九歲時喪夫，終生守寡。為了維持生活，將三個女兒送給別人當養女，只留獨子在身邊。
- 六十四歲，獨子命喪礦坑；為了扶養弱小，開始為人洗衣、煮飯、打零工、幫傭。
- 六十九歲與當兒童美術教師的孫兒同住，結束打工流浪的生活。
- 七十二歲因曾孫女畫圖得獎回來，引發作畫的動機。
- 七十八歲與李永沱於台北美國文化中心舉行聯合畫展。
- 近年改信耶穌，除了繪圖刺繡外，高興時會吟唱歌謠。

【圖八】「耶穌的國度」水彩十彩色筆，1991在耶穌的國度裡自由逍遙，兔子想吃多少草就



傳說的翻譯；然而繪畫意象却深深的反映畫者的生活經驗與自身心理的情結。

「讓將軍騎馬過路」的唸謠，採母子對唱的方式。母：「將軍阮要閃給汝過，汝那會馬仔牽倒回」子：「馬仔牽停看詳細，安怎沒見阮老爸？心肝想著真怨悽，放撒母親汝一人」母：「汝爸早早就去藏，當然存阮孤單人

咬多少草。此畫顯露畫者晚年信主耶穌後的平和心境。

【圖九】「欣賞百花」彩色筆，1991人穿梭在富貴華麗的花叢間，沒有緊張、憂愁和煩惱。

」子：「看到母親真歹命，給你接來阮軍營」母：「我就勸子千不通，軍營全是查埔人！」

張老太太畫了兩幅「家族圖」，送給她的兩個孫兒分別留傳。配合這兩幅畫，她編了一首歌謠，很能做為她老來提筆畫圖的心境詮釋：

「父母死落心肝酸，子又來死割心腸，三頓煩惱物呷飯。可憐阮子沒入門，煩惱遂來帶身命，一下破病六七年，住在孫兒來照顧，那無就去睏草坡，近來病體有卡好，日日呷飽在逗逗。三頓呷飽無頭路，才會歸心來繪圖。阮來繪圖解心悶，紳仔打結搵會春（解得開）。」

原始人、兒童和樸素畫家，他們都把「圖畫」當作「視覺語言」來使用，同時也反映生活體驗的真情流露。

從「挽茶」、「礦工」的勞苦回憶，到「耶穌的國度」、「欣賞百花」的生活讚頌，張老太太的繪畫題材與美感意象，真的有如「倒吃甘蔗、漸入佳境」，真的讓我們再次驗證「老人繪圖比食藥卡好」的藝術治療真意。

